



周凤



龙津河畔，小白楼轩然，彭家祠堂端庄，彭家大院气派。中式祠堂与西式建筑，罗马柱与白墙黛瓦，皆保存得很好，尽现岭南风情。旧时彭湃家境殷实几何？当年盛传有“鸦飞不过的田产”。

当我真正站在广东省海丰县桥东社的彭湃故居前，我还是被震撼了。雨声滴答，我撑着雨伞，久久地站在雨中，目光一寸一寸滑过我面前的建筑、物件。那些旧痕新物，都在朝我释放着一些信息。

通往后院的路上，我看见一棵木棉树，长在得趣书室的老屋院落中。这恐怕是我见过的最为宽展高大的木棉树了。树身粗壮挺拔，高过墙头，高过四周所有的植物。树冠如盖，把阴凉洒遍。我的思想穿越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木棉树下，树下有彭家人生活的无数图景和细节。而我看到了一个母亲慈爱的一部分，最为动人的一部分。

彭湃过着优渥的生活，却立下了“愿消天下苍生苦”的远大志向。胸襟与担当非同常人的青年彭湃，浓眉深目，一把火烧了田契，意气风发——这是历史上我们所熟知的。而那个站在彭湃后面，不为大众熟悉的人，则是他的母亲。一个平凡的女人，何以有这样的情怀？

彭湃自幼聪明伶俐。母亲周凤在《湃的小史》中写道：“湃少聪颖，超群儿，7岁能背诵古文，一无遗字，善楷书，9岁时，我家的春联，则免多劳于别人。”七兄弟中，这个彭家的四公子深得爷爷宠爱。爷爷曾说：“此儿是我家的千里驹，须善教养，但我家以后的兴旺，完全和天泉一人大有关系。”天泉，正是彭湃的乳名。

1917年初，这个大户人家的少年走出国门留学，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得风气之先，沐共产国际的光芒。1921年5月，他留学归来，踌躇满志，受任海丰县劝学所所长。他做所长并不是为了做官、光耀门楣，他有一个抱负，想实

## 木棉树下的母亲

□胡笑兰



得趣广场上的“六人农会”雕塑

现教育改革，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他一上任，便推行他的新举，在各个乡成立农民学校、女子学校，兴办夜校。他决心让农民都去读书，让女人有文化、长见识。可是，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势力何其强大，彭湃的教育改革计划很快便遭遇挫折。他意识到，革命力量在基层，得先为农民争取权利。他转而到农村去进行实际的革命运动，这一决定对彭湃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他开始走村串户，想和农民做朋友，了解农民的生活。他努力想和那些佃户交流，走进他们的内心。他的生活原本精致，他去了赤山约，穿着西装、皮鞋，很是时尚。当他出现在村头，笑容可掬地和田间劳作的人打招呼时，佃户们给他的反应却是躲闪、回避——他屡遭冷遇。

彭湃的母亲周凤本是农民之女，她长相姣好，聪慧能干。在彭家，她赢得了妯娌、亲戚和邻居的喜爱和尊重。难得的是，她能体察民众的苦和难，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

良善的女人，将善良的气息传递给了儿子。受她熏陶，彭湃从小就同情劳动人民。当儿子向她说出疑惑时，母亲说：“你这个样子，看着就是富贵公子，他们以为你是来收租的呢！”她赶紧找来一些衣服给儿子换上。看着儿子戴上尖顶笠，穿上土布衫裤、麻布鞋，完全一身农人衣着，母亲笑了。

彭湃再下乡，情形便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人躲闪，该种田的种田，该除草的除草。村头大榕树下，坐着聊天抽烟的老人家依旧自在地聊天。他终于得以融入农民的

日常，深入他们的生活当中，宣传革命思想。晚上，他经常在得趣书室接待到訪的农民朋友，讨论工作。

1922年7月29日，彭湃与青年农民张妈安、林焕、李老四、李思贤、林沛在得趣书室成立了著名的“六人农会”。深夜的那盏灯知道，其中一定有一个母亲忙碌的身影，带着她那慈祥又笃定的面容。她端茶送水，置饭煮茶。

“六人农会”的成立，为海丰农民树起了一面旗帜。短短两个月，加入农会的农民就有500多人。周凤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和陪嫁的金银首饰全部捐给农会，支持儿子彭湃实现理想。她还支持另外两个亲生儿子彭汉垣、彭述也投入彭湃所领导的农民运动之中。

燃起高潮的是彭湃在自家门前点燃的那把火。兄弟分家时，彭湃获得了丰厚的家产。1922年11月，彭湃在家门口搭台请农民看戏，其间他点燃了那些田契，将田产分给了农民。这把火烧掉了每年70石租的田产，相当于如今400多万元的资产。一瞬间，彭湃从“公子哥”变成了“无产者”。烧掉的是田契，煽动的是人心。戏台前聚集了海丰县各乡农民数千人，所有人的心都归向这个人，归向这个团体。“六人农会”成立不到半年，会员已达10万人。1923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由彭湃担任首任会长。

1929年8月，因为叛徒白鑫出卖，彭湃被捕，英勇就义。木棉辞树，英雄决绝，一地

落英，鲜红如血。山海呜咽，一个母亲在心里呼唤儿子的名字，一个母亲有海一样的悲伤，和山一样的骄傲。木棉花开了又谢，一个母亲从春等到冬，她那个携一身斗志热情的孩子，走进了木棉树盛大的花影中。

母亲周凤慈爱，但从不软弱。相反，她勇敢、刚强。1928年7月，儿媳蔡素屏刚生下三子彭洪，便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周凤抱着新生孙儿，扶着儿媳，躲进山中一片茂密的荆棘丛中。搜山时，追捕者的枪托一通乱砸，砸中了藏在荆棘之下的周凤的头。剧痛袭来，可她拼命忍住，未哼一声，直到抓捕他们的人远去，护住了家人的安全。

从1928年到1933年，在短短五年时间里，周凤先后失去了儿子彭汉垣、彭湃、彭述和儿媳蔡素屏、许冰，以及孙子彭陆，还有丈夫彭辛正房妻王氏之子彭达伍等7个家人。周凤遭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煎熬，可她忍住伤痛，竭尽全力保护子孙，保住民族的希望。1936年夏，周凤得知年仅11岁的孙子、彭湃之子彭士禄被国民党再次关进监狱后，在爱国人士的帮助下，她赶到监狱，营救孙儿彭士禄出狱。彭士禄后来不负众望，成长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周凤不忘革命初心，还曾因掩护革命同志被捕入狱。抗战爆发后，她又把五个孙儿送进队伍，被誉为“革命母亲”。1956年，毛主席在北京亲切接见了周凤。

木棉树下，有一位安详的母亲，曾在这里安享晚年。她回望往事，想那些令她骄傲的孩子，那些点点滴滴。那些温馨是慰藉，也是一个母亲的精神支撑。树叶瑟瑟，似琴音和鸣。她的目光滑过树梢，看着未来，看着彭家的子孙。他们都是她的骄傲。

我看过一张老照片，拍于1963年，是周凤跟几个重孙女在一起。近百岁的她风采依然，正仔仔细细地给一个重孙女扎辫子。一群聪明活泼的孙辈绕膝，一个慈祥的祖母欢欣，画面满是温馨。1973年，102岁的周凤在广州平静离世。她的人生经历了许多，生命却因此而意义，因此而丰盈。

木棉树下，有一位可敬的母亲。我需要仰望的，不仅是树，更是这位伟大的女性。



## 唐代建筑前的爱情誓言

□蒋殊

那是三九寒天的一个下午，五台县的气温是零下2摄氏度，但艳阳高照，无风，无云，天幽蓝。

佛寺是终点站。记不清去过五台山多少次了，但去佛寺还是首次。去之前，我看过4本写佛寺的书，读过数篇写佛寺的文章。佛寺，在我脑中已经印成一张照片：东大殿、文殊殿、香风花雨楼、唐代经幢……因为东大殿坐东朝西，为了站在千年古殿前看看夕阳西下的壮美，我特意选择下午时分进寺。

走过写有“佛光寺”三个字的红墙，踏进照片中熟悉的山门，我还是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心一下静了，眼前一下壮阔了。视线内所见，与文章所述、图片所呈现并不能完全重合。满眼是树，绿油油的，所有的建筑都隐在树丛里。我一时有些恍惚，这是北方的冬日吗？毕竟已经几个月不见绿色，哪里都是光秃秃的山、光秃秃的树，怎么到了佛寺却是绿莹莹的？

正当我调动脑中存着的数千张照片想分辨眼前的建筑时，讲解员向高处一指，说：“那就是东大殿。”尽管之前知道东大殿处于佛寺的第三个平台，但没想到竟是那么高，像嵌在山中，得仰望。站在山门前，除左右两侧的文殊殿与伽蓝殿外，眼神需要一路向上。

小心绕过茂密的松柏树枝，从缝隙中隐约可以看到高处一座建筑的屋檐。出得文殊殿，作别两棵粗壮且枝干缠绕的丁香，进入一座圆形拱门。抬头，是37级无比陡峭的台阶，像一面墙一样堵在眼前。这样陡的台阶，攀爬几乎要手脚并用。好在，前方有魂牵梦绕的东大殿。

天空出现了，油松出现了，殿檐出现了，“佛光真容禅寺”的牌匾出现了，唐代的经幢也出现了……随之出现的还有三个人，一位是保安，还有一男一女两位年轻的游客。

游客不稀奇，眼前的两位游客却抓住了我的眼

神。女游客大红色的羽绒服里，竟然是无法包裹住的白色婚纱，长长的裙摆被她抱在手里，头上戴着头纱，正在凝视东大殿。

此刻已是下午4点，太阳正沿着它的轨道缓缓西下。余晖柔柔的，以金灿灿的色泽映照在东大殿暗红色的门板上，那门就成了金红。光影，树影，佛影，影影交错。夕阳也落在两位年轻人的脸上，暖融融的。

“你们来拍婚纱照吗？”终于还是未能忍住，我轻声问他们。

“是的。”男孩子笑，女孩子也笑。

“我给拍的！”保安骄傲地说。

“为啥呢？”从没听过在佛殿拍婚纱照的，我很不解。

“我是学建筑的。”男孩开口了。没有多余的话，我却懂了。一个学建筑的男孩子，最大的心愿是不是带心爱的女子在中国骄傲的唐代建筑前拍一组婚纱照呢？

“他的偶像是林徽因！”一直微笑着不说话的女孩，突然指着男孩子笑。

“原来，你是来寻林徽因呀！”我笑着逗他。

“还有梁思成呀！”男孩子有些羞涩，辩解道，“他俩那么伟大！”

每当写作阻滞时，我总爱前往八公山下，于淮河之滨，凝望汤汤淮水。那日黄昏，夕阳正缓缓西沉，洒满碎金的河面向远方铺展。我举起手机，定格那隽永难描的画面。这时，有只船蓦地闯入我的镜头。顿时，被搅动的河面波光漾动，明灭不定，我的心也随之恍惚。古人云“逝者如斯”，在河水沉默的奔流里，不知裹挟了多少重时空记忆。

作为一名写作者，何其有幸，生在这条承载中华文明独特气质，深藏治水土史、吞吐南北烟云的大河边。被淮河滋养的生命，更能感受淮河命运的悲歌，受益其延绵的文脉。在河边走，能够深切地感知四季更迭、万物循生的节律。那节气，早在两千多年前便被西汉淮南王刘安记录在《淮南子》上，每个充满诗意的节气名都如一道农耕文明的密令。如今，我生活的寿州古城中已建成二十四节气馆，孩童可在其中习诵古训。而我以为，真正的课堂仍在这河滨。当见春风染绿柳梢，秋霜凝上芦荻，你便能真切地看见“清明”与“白露”。这条河赐予的节律，让匆促而行的现代人，在内心存一份与天地同频的从容。

夜色渐浓，对岸灯火次第亮起，倒映河中，被拉成颤动的长长光带。远方，似有寿州锣鼓的韵律隐隐传来，沉郁而铿锵。我忽然觉得，我站立之处，不单是地理的岸。我正站在一条更为浩瀚的大河之畔，那是由治水智性、农耕律则、楚汉风骨、民间烟火与红色信仰共同汇聚的、名为“淮河文化”的精神洪流。它从历史深处奔来，正磅礴地向着未来涌去。

河风携着水汽拂过脸颊，清凉而润泽，我怀揣被河水涤荡的清明之心，缓缓归去。记得儿时，常听长者讲述淮河水患的灾难往事，而今，淮水安澜。生我、养我、给我无尽滋养的寿州古城，再广延至淮南市，有着河安澜的治理典籍。始建于春秋、被誉为“天下第一塘”的安丰塘，展现了先民因势利导的原始智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治淮骨干工程东淝闸，见证了当代人民锁缚苍龙的豪迈壮举。百里采煤沉陷区转化为国家湿地公园的奇迹，昭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从古至今，这座城的人参与了淮河从被动抗争到系统治理、从利用自然到顺应自然的全过程。

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条河中奔流不息的，是水，是光阴，是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楚王的金币与百姓的陶碗，王侯的陵寝与乡野的社火，寿州锣鼓的铿锵、花鼓灯的奔放、正阳关“抬阁”“肘阁”的惊心，在这片土地上浑然相融。位于河畔古老而又青春的城，始终热烈欢腾，是这条河虔敬的歌者。来自远古的歌，随着清风与流水，永传不休。

## 一条大河

□黄丹丹

到菏泽来，看到的、听到的尽是牡丹花的信息。公园门口是巨大的牡丹花造型，小册子的封面印的是牡丹花，瓷盘上、国画上也都是牡丹花。这里还拥有

## 牡丹记

□杨鸥

一个专门的牡丹产业园。牡丹好像一个热情好客的女子，处处绽放笑容。我们到菏泽时，比牡丹盛花期提前了十来天，牡丹只开了一小部分。花园里零星开着一丛丛牡丹花，但也让我有惊艳之感。只见各色牡丹花朵硕大丰盈如盘，白的高洁，红的明丽。重瓣牡丹花瓣层层叠叠，像女子繁密的心事，一朵花花瓣可多达600片。当地人说，每年4月10日左右是盛花期，持续20天左右。花开时节动全城，万紫千红的牡丹花引得惊心动魄，空气中弥漫着牡丹的花香。盛花期人潮涌动，万人空巷，看花人摩肩接踵，场面壮观。我们看到的牡丹花只是花期前奏，真正的高潮还在后面。想到连片的牡丹开花时对视觉的冲击力，我不由得心向往之。

我的目光被地面上华美的牡丹紧紧地吸附，心中生出一种感动。都说牡丹高贵，其实牡丹贴近大地生长，出于泥土却不染泥土，冰清玉洁，是写在大地上的诗篇，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人们往往举头看花，而牡丹是要低头看的，牡丹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

牡丹被称为“花中之王”，其实它有低调隐忍的一面。牡丹是知进退的花，长1尺退8寸。牡丹为了开花拼尽全力，哪怕缩枝也在所不惜，牡丹耐寒耐旱，雌雄同花。一株普通的牡丹，从播种到开花，要经过六七年时间。其间，牡丹还需经历30天左右0摄氏度的低温，才能开花，所谓“牡丹不冻不开花”，正如《牡丹之歌》所唱“有人说你富贵，谁知道你曾历尽贫寒”。我们惊羡牡丹的明艳，却很少有人知道一朵牡丹花开，经历了多少艰辛。

在百花园里，我们见到了太空牡丹。白色的、紫红色的花朵，乍看似与普通牡丹没有太大不同，但它们可是有过太空游历的经历，见过大世面的。2002年3月25日，约200粒菏泽牡丹种子搭载“神舟三号”飞船进入太空，历时6天18个小时，绕地球飞行了108圈。这是我国首次在失重条件下对牡丹进行变异实验。当年9月，这批种子播种在了菏泽百花园里。现在，百花园中的太空牡丹有近百株。与普通牡丹相比，太空牡丹有出土早、植株生长快、枝干壮、开花早、花期长、色彩艳丽等特点，花色有白、红、粉蓝、紫红、墨紫等8种。

牡丹花好，离不开人的精心培育。有一种白色的牡丹叫赛雪塔，又称“景玉牡丹”，是花农孙景玉培育的。孙景玉致力于牡丹花培育已四十多年，培育了牡丹新品种400多个。他的儿子孙文海继承他的事业，培育了100多个牡丹新品种。孙景玉家几代人都将生命与牡丹结缘，用心浇灌牡丹的成长。

菏泽牡丹是大田种植，就像其他的农作物。牡丹在菏泽是很接地气的花，种牡丹的人被称作花农。菏泽人把种植牡丹作为营生，将其发展成产业。目前，菏泽牡丹拥有九大色系、十大花型，近1300个品种。在菏泽，牡丹不仅可供观赏，还能炼出牡丹籽油，被开发成食品、保健品等产品。菏泽已成为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研发水平最高、产业链最全的牡丹基地。

皮日休咏牡丹的诗云：“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牡丹独立人间第一香，而牡丹之都菏泽这个地方，居然也独占了一个汉字——菏泽的“荷”，字典里解释是地名用字，专指“菏泽”。因当地南有荷山、北有雷泽，故有此名。菏泽，传说是伏羲之桑梓，尧舜之故里，先为商汤之京畿，继属曹国之疆土。孙、吴、秦、范、曹植等历史人物都同这里有密切关联，菏泽曾数度成为中原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享有“天下之中”的美誉。菏泽古称曹州，自古“曹州牡丹甲天下”。牡丹的前世今生，也堪称一个传奇。传说上古时期，秦岭上一株仙草于雷泽湖畔落地生根化为牡丹，从此牡丹给菏泽人民带来了福祉和吉祥。菏泽牡丹的人工栽培始于隋朝，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至今约有一千四百年历史。

具有传奇色彩的还有菏泽的学武之人，菏泽不光是“牡丹之都”，还有“武术之乡”的美誉。在曹州武校，我们看到一群少年在操场上训练，腾挪跳跃，挥拳踢腿，喊声铿锵有力，精气十足。他们表演的三节棍、霸王鞭、梅花拳，威风凛凛，一招一式，经过了千锤百炼——就像牡丹花，繁烈的绽放经历了时光的积淀和苦寒。

一朵牡丹的历程，是经历艰难险阻走向辉煌的历程，就像人生的奋斗历程。牡丹生长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想来也沾染了这方水土的灵气。



盛开的菏泽牡丹